

豫

章

禁

書

第九册



浙西水利書卷二

元書

任都水言開江

仁發伏讀書云三江旣入震澤底定三江乃婁江東江吳松江也震澤乃太湖也太湖納百川之水而注之江三江洩太湖之水而入於海水有所歸復有所洩則震蕩者平定尙何淫潦之足憂哉二江已塞僅有吳松一江今下流河沙匯淺塞若及早開浚工費省而易爲力數年之後愈久愈湮工費倍而難爲功所當預爲之圖也大抵治水之法須識潮水之背順

地形之高低沙泥之聚散隘口之緩急尋源泝流各得其當庶不徒勞民力虛費錢糧昔范文正公蘇東坡歐陽文忠公葉內翰朱晦菴皆陳言修浚或各於浩費而不行或惑於浮議而弗講或始行而終輟或營修不得其法因循歲月少見實效歸附以來缺官董治愈見湮塞二十餘年水利大壞以致蘇湖常秀之良田多棄爲荒蕪之地深可痛惜區區管見惟以開江圍岸置閘爲第一義也

任都水水利議答

議者曰吳松江前時深通今日何爲而塞豈非如海

變桑田之說非人力所可爲者歟答曰東坡有言若
要吳松江不塞吳江一縣之民可盡徙於他處庶上
源寬闊清水力盛沙泥自不能積何致有湮塞之患
哉歸附後將太湖東岸出水去處或釘柵或作堰或
築狹爲橋及有湖泖港汊又慮私鹽船往來多行塞
斷所以清水日弱渾潮日盛沙泥日積而吳松江日
就淤塞正與東坡所見合若曰如海變桑田一付之
天則聖人手足胼胝盡力溝洫皆虛言也聖人豈欺
我哉所當盡人力而爲可也議者曰錢氏有國百餘
年止長興間一次水災亡宋南渡百五十餘年止景

定間一二次水災今或一二年三四年水災頻仍其
故何也答曰錢氏有國亡宋南渡全藉蘇湖常秀數
郡所產以爲國計常時盡心經理高田低田各有制
水之法其間水利當興水害當除合役軍民不問繁
難合用錢糧不吝浩大必然爲之又使名卿重臣專
董其事豪富上戶簧言不能亂其耳珍貨不能動其
心又復七里爲一縱浦千里爲一橫塘田連阡陌位
位相接悉爲膏腴之產以故二三百年的間水災罕
見國朝四海一統又居位者未知風土所宜視浙西
水利與諸處無異任地之高下任天之水旱所以一

二年間水旱頻仍也議者曰蘇州地勢低下與江水
平故曰平江古稱澤國其地不可作田今欲圍築亦
逆土之性耳答曰晉宋以降倉廩所積悉仰給於浙
西之水田故曰蘇湖熟天下足若謂地勢低下不可
作田此誠無稽之論何以言也浙西之地低於天下
而蘇湖又低於浙西澱山湖又低於蘇湖彼中富戶
數千家每歲種植菱蘆編釘樁篠圍築埂岸豈非逆
土之性何爲今日盡成膏腴之田此明效大驗不可
掩也既是澱山最低之處尙可經理爲田却說已成
之田不可作田何其愚也議者曰水旱天時非人力

所可勝自來討究浙西治水之法終無寸成答曰浙
西水利明白易曉何謂無成大抵治之之法有三浚
河港必深闊築圍岸必高厚置閘竇必多廣設遇水
旱就三者而乘除之自然不能爲害儻人力不盡而
一切歸數於天甯有豐年耶東坡亦言浙西水旱乃
人事不修之積正此謂也昔范文正公親開海浦議
者沮之公力排浮議疏浚積潦數年大稔民受其賜
載之方冊昭然可考謂之無成可乎議者曰河渠圍
岸閘竇三者俱備則水旱可無民食可足誠爲久遠
之計朝廷何爲而廢之答曰范文正公宋之名臣盡

心於水利嘗謂修圍浚河置閘三者如鼎足缺一不可三者備矣水旱豈足憂哉國家收附江南三十餘年浙西河渠圍岸閘竇無官整治遂致廢壞一遇水旱小則小害大則大害是以年年有荒蕪不可種之田深可痛惜今朝廷廢而不治者蓋募夫供役取辦於富戶部夫督役責成於有司二者皆非其所樂所以猾吏豪民構扇必欲沮壞而後已朝廷未見日後之利但厭目前之擾是以成事則難壞事則易東坡亦云官吏憚其經營百姓畏其出力所以累行而終輟不能成久遠之利也議者曰行都水監既有益

衙門何衆口一詞皆謂無益而明議罷之答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事之利害久而始明彼小民無知但見工役之繁豪民肆姦又吝供輸之費所以百般阻撓但謂無益以敗乃事殊不知浙西有數等之水拯治方略皆不相同非立專司豈能成功使水監衙門眞爲無益古之有國者亦廢而不置久矣何爲周漢唐宋之世未嘗一日不用心盡力經營水利之事列之史傳代有其人諺曰水利通民力鬆斯言信矣若浙西低下之地不須水監卽今中原高阜之處安用水監河道司爲哉然則高阜之處水監旣不可

缺而低下之處乃謂不必置何不智之甚也數年之
後河港淺塞水害滋甚有憂民忠國者出必復興修
水利之事彼橫議者豈得終沮之哉議者曰水利固
不可不修然今隴西漢唐二渠止是責於有司修浚
民更不擾浙西水利何不亦責之有司答曰隴西二
渠長流水也浚成深渠水自下流治之無難浙西水
性不一整治方法亦殊豈可以漢唐二渠例視之哉
宋賢如范文正公蘇文忠公王文荆公朱文公皆命
世大儒經綸天下之大材尙各建策設官置卒專力
經營必有所見若令有司兼管何往而不敗事

潘應武言決放湖水

浙西地勢極低米糧豐厚自福山而下有二百八十餘里沙岡身以限滄溟岡身之間有港浦一百五十餘處太湖三萬六千頃受納三州之水溢流而下一路徑下吳松江二百六十餘里抵海又一路自急水港五十里下澱山湖由港浦而入海古人開港澗涇瀝之類無非爲去水計使民居無昏墊而土可耕種居民常常修築圍塍官府常常修浚水路澇則車水出田旱則車水入田公私之利豈不博哉若公私之力少有不及則民居蕩析而厚利以失錢王時置撩

淺軍四部七八千人專爲田事導河築隄宋初廢弛故常有水患至仁宗朝范文正公親歷海濱開浚五浦費錢米一十八萬餘貫石自後置農田水利使者專管湖塘河渠趙運使任內用錢米四十餘萬至理宗朝創立魏江江灣福山水軍數千人專修江河湖塘僅免水患歸附後軍散營廢河港湮塞其澱山湖中有山寺宋時在水中心東有出水港曰斜瀝口曰汶港口曰小曹港曰大瀝口曰小瀝口各闊十餘丈通潮水往來潮退則引湖水下大曹大盈等浦入青龍蟠龍江而出海古人謂之尾閘門宋法禁人占湖

爲田爲洩水路故也歸附後權勢占據爲田今山寺
在田中雖有港漚悉皆淺狹潮水湖水不相往來攔
住去水東南風水回太湖則長興宜興歸安烏程德
清等處泛溢西北風水下澱山湖泖則崑山常熟吳
江松江等處泛溢皆因下流不決積水往來爲害去
夏一水澱山湖太湖四畔良田至今不可耕種今年
可耕者皆是以人力與天時爭勝負農家日夜踏車
車水出田子女脚皮生趺田外河水高於田內數尺
近有稻禾將熟又爲暴風驟雨激破圍塍全圍滄沒
子女號天慟哭老農血淚交頤今秋雖熟卽日菜麥

無土可種或遇風雨來歲又是荒歉建言屢矣未見
施行一日過一日一年復一年積久不決圍墜坍塌
再遇淫雨悉爲魚池民居蕩析公私坐失厚利彼時
修治用費旣廣民力困乏悔亦無及愚昨隨營田司
官親曾相視水勢與高年老農知識地理人講究得
澱山湖東大小曹港斜澆等處固是洩水尾閘今爲
權勢占據卒難復舊澱山湖北有道謁浦石浦干墩
浦小澆口四處取江頗近水勢順便今若先於此四
處開浚決放水路以救百姓以保公私實爲居安慮
危經理根本之計候水減退然後次第開浚諸處河

港此卽古人所謂下流旣通上流可導也

復言便宜

伏詳東坡先生曰三吳之水潴爲太湖太湖之水溢爲松江以入海海水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潮水常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滌去海口常通則吳中少水患此數句包盡浙西水路下一駛字斷盡浙西水性駛疾也言水要活要疾要流要駛如萬馬之奔驟也浙西水道自丙子年歸附時招民官慮恐哨船入境擄掠鄉村將河港釘塞吳江長橋係太湖衆水之咽喉其橋南堍古來水到龍王廟後被築塞五十

餘丈沿塘三十六座橋洞實鄉村衆流之脈絡多被釘斷亦有築實爲壩者所以不流不活不疾不駛不能滌去淤塞以致澱山湖東小曹大漑等處潮沙壅積數十里之廣被權勢占據爲田湖水潮水不相往來如人便溺不通水滿胷腹間四年兩漑朝廷虧失米糧數百萬石浙西百姓離散太半今日蒙參政相公敷奏決放湖水入海百姓父老聞風鼓舞已有更生之望續見諸人陳言俱非救弊良策切恐有誤國聽徒費錢糧爲今之計以決放湖水爲急務澱山湖北道褐浦石浦干墩浦小漑口四處實係今日湖水

入江下海要處今先浚此使湖水通流然後開浚沿塘橋道鄉村河港謹條具事宜于後一澱山湖北一帶自廟兒頭港至趙屯浦一百餘里共有港浦一十三條今皆淤淺應武昨與營田劉副使登澱山寺鐘樓上遠望惟有道謁浦石浦最低下取江頗近水勢順便叩問當地耆老俱曰十年前潮水往來近方湮塞此處宜及早修浚一沿塘三十六座橋道及葑門外至吳江七里橋多有上下塘橋道壩塞不通數內第四橋下水路來自湖州大錢港衝出塘東湖泊間入笠澤湖汾湖白蚬江下急水港直至澱山湖自來

此處水甚洶湧歸附後被人占據又造橋築隄水益
淺狹宜委官相視仍復通放一舊時長橋南挽水至
龍王廟側歸附後壩塞五十餘丈見蓋房屋與軍戶
居住以致太湖出口狹小水不通徹易致泛濫宜委
官往視指定龍王廟基諭令軍戶移入營內仍舊造
橋相接一吳江長橋實三州太湖之咽喉沿塘橋道
實鄉村河港之脈絡前宋立水軍三四千人吳江知
縣職銜帶提督湖塘河渠縣尉職帶巡視湖塘河渠
設官田米三千餘石名修橋米歸附時又名修浚縣
河米凡有橋道埽毀水路湮塞本縣自行支取隨卽

修治自此浙西三十年來並無水害范文正公治水
議乞勅諸路行勸課之法取其簡約易從之術頒賜
諸路轉運使及面賜一本付新授知州知縣等此養
民之政富國之本也今日參政爲浙西生靈陳請決
放湖水入海此三百年一遇深恐去後仍舊廢弛沿
塘橋道河渠失於修浚如蒙以官田撥付吳江縣管
隸選委經任好人充吳江縣尹職銜帶提領湖塘河
岸勸農事縣尉職帶巡視湖塘河岸崑山縣尉職兼
巡視江湖河岸常切點視前項沿塘橋道河渠并道
謁浦等處但有圯壞湮塞隨卽修浚如此則自然永

無水患實爲公私無窮之利也

都水庸田使麻哈馬治水方略

參詳浙西田土多藉太湖灌溉所利甚大若河港閉塞不能通徹稍遇大雨湖水泛溢渰沒田禾爲害不輕吳松江原受太湖澱山湖諸處上源急流自古可敵千浦浙西之水來既有源去亦有委近年以來上源吳江縣一帶橋塘椿釘壩塞流水艱澀又沿江左右并澱山湖泖等處權豪種植蘆葦圍裏爲田及邊近江湖河港沙灘滋生茭蘆阻遏上源水勢以致湖水無力不能衝滌潮沙遂將東江塞滿今太湖之水

不流於江而北流入於至和塘由太倉出劉家港入海并澱山湖水東南流於大曹港柘澤塘東西橫泖由新涇上海浦注江達海今平江路總管李通議并崑山州官常從仕嘉定州達魯花赤燕帖木兒上海縣石縣尹并水利人張桂榮朱文祥何珍徐鑄任千戶一同講議理合相其地宜順其水性分疏派洩庶消湖水泛溢之患將上源吳江州一帶石塘橋洞一百三十餘處每處展闊一丈使太湖水勢快便將太湖東南澱山湖迤東湮塞河道浚令深闊以洩湖泖之水及將平江路崑山嘉定應有湮塞河道亦行開

挑分洩湖水添注劉家港入海又將各處江湖河港一切椿壩并圍裹成田魚籬菱蘆葑稗阻水去處盡行起除禁約諸人不得似前侵據阻遏水利

都水庸田司集江湖水利

越絕書云太湖周圍三萬六千頃西南湖州諸溪西北宣州諸溪並注之蓋諸山峙於西地形高阜兼南北東江海之岸皆高水積其中勢若盤盂非藉江河深利何以通洩設遇雨澇則泛濫四溢環湖低田其能免滄沒乎范文正公所謂天開澤國衆流所聚而江海之涯地勢皆高若欲導洩積水在乎時時點檢

太湖東岸北岸通江河道不致諸物閉塞可也蓋環湖低田利在洩潦兼沿江傍海高田亦仗湖流奔注衝散潮沙使江河深利乃可引潮澆灌由是言之凡太湖出水隘口宜常通利不宜略塞也諸小湖在太湖迤東及北者甚多皆能接洩太湖注江達海數內澱山湖關係吳松江注洩尤爲切要其湖周圍二百五十里自大盈趙屯等浦以出吳松江諸湖惟澱山湖與渾湖相接最近若上源所注不急則潮沙注湖漸成淤澱按韻略澱者水中泥也卽淤之謂也湖以澱名豈非始於是乎富勢由淤澱而圍裏成田由是

湖水與諸浦漸遠而所洩益微若非就湖內圍田多
開河渠及時時修浚諸浦則此湖之塞恐不止於是
也又按崑山郊亶云吳江右塘障遏東流之勢是致
下流潮沙日漲半爲平地此處乃太湖洩水下吳松
江第一要處古賢交口立論以曉人者必是此處不
當閉塞古來於隄間多置木橋多鑿水洞上則通行
下則洩水蓋欲仗其急流奔注江河衝滌潮泥免致
水患然尤慮橋柱之阻水今人不知此意或便於行
路則壩塞河口或惰於巡防則密置樁楸此又不止
於橋柱之阻水也矧以菱蘆魚籩等物障遏必得官

司於此處榜示告戒使之咸知利害可也吳郡續圖
經云自太湖東至松江有環曲而爲匯者甚多賴疏
濬而後免水患有白鶴匯者乃嘉祐間李兵部復圭
崇寧間邾漕使亶宣和間趙提舉霖三次開浚又有
顧浦匯者乃沈諫議立之開浚又有千墩金城諸匯
乃儒者傅肱乞行疏決又有盤龍匯者范文正公嘗
經度之寶元間葉內翰清臣乃釀爲新渠道直流速
水患遂弭推原此匯皆由上源閉塞湖流遲緩潮沙
積聚而成今有河沙匯者漲塞江心阻水尤甚民尤
病之又有新華觜分莊觜嚴家觜暴漲爲害俱合開

鑿蓋背卽匯之異名也

吳執中言順導水勢

浙西古揚州之域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得水之利雖博而被水之害亦大宋有邳僑者嘗論天下之水以十分爲率自淮而北五分由九河入海大江而南五分由三江入海書所謂三江旣入震澤底定是也大抵浙西水澤之數外高內低勢若盤盂但遇霖淫水輒泛溢欲使洩于江海其江海日有兩潮抑遏湖水渾流倒注來速去遲日積月增漸致淤澱導之有方則有無窮之利治之無術則有無窮之害古之

智者蓋未嘗不深察於此而盡力乎溝洫也國家收
附江南之初年穀屢登不聞水患所司因循失於經
理積而至於至元二十四年二十七年二十九年六
年之間三遭大水所在膏腴悉成巨浸百姓缺食賣
子鬻妻不可勝計官糧虧失後中書省奏准大興工
役開挑太湖練湖澱山湖等處并通江達海河港又
加以修築圍岸自此歲獲豐收所在官司宜將已開
河道時常拯治庶幾不廢前功奈何牧民者略不顧
問大盈等浦漲塞如舊吳松江面淤澱愈增幸而數
年之間雨水頗調不覩其患儻值往年淫潦爲害非

輕近蒙朝廷設都水庸田司專督其事敦本防災可
爲良策每年勸率百姓修築田圍拯治河道粗有成
效然而數年之間事功齟齬識者固已憂之去年春
夏之交淫雨頻作平江松江大被水災溝洫滿盈田
園損壞今都水庸田司又已革去修浚之責歸于有
司且吳松江舊云可敵千浦今則東自河沙匯西至
道福浦兩岸漲沙將與岸平其中僅存江洪比之舊
時百不及一雖汪洋之勢見於上海新涇太倉劉家
港豈能盡洩諸郡之水又鎮江丹陽縣有練湖亦被
權豪於湖西高處圍裹成田侵奪衆利浙西水鄉農

事爲重河道田園必常修浚二事可以兼行而不可偏廢今修圍一事有司已有定式澱山練湖亦有原定界畔必須嚴切申明常加浚治吳松古江已被潮沙湮漲役重工多似非人力可及其澱山舊湖多爲豪戶圍裹成田恐亦未易除毀卽今太湖之水迂迴宛轉多由新涇及劉家港流注于海合無順其必趨之勢於上海太倉等處相視可開河港盡行開鑿務使支脈貫通流洩順便乞照腹裏會通河并新開通惠河撥戶差軍體例設立撩淺人夫專一修理以防向後復淤之患官民幸甚

復立都水庸田司

大德二年春二月中書省奏立浙西都水庸田使司
三品衙門於平江路設置專一修築田圍疏浚河道
澱山等湖已有官定界畔諸人不得似前侵占復爲
民害違者聽庸田司追斷又潮沙淤塞河港亡宋時
設撩淺軍人專一撩洗仰庸田司於二八月內依時
督責如法疏浚毋致壅遏合用人工如何措置可以
常久通行行省更爲從長計議又浙西官田數多俱
係貧難下戶種納春首闕食無田主借貸圍岸缺壞
又自行修理官司不爲存恤以致逃竄荒廢官田今

後管民官司並不得將此等佃戶差充里正主首及
當一切催甲等役妨廢農務失誤官租如違仰庸田
司究治又澱山練湖諸人占湖爲田歲納租米另行
收貯若有合用修浚工料從庸田司募工支用

立行都水監

大德八年夏五月中書省准江浙行省咨任仁發言
吳松江淤塞奏立行都水監仍於平江路設置直隸
中書省又命行省平章徹里提督疏浚繼降詔條云
修浚河道閘壩合用一切物料行省卽於官錢內收
買應付又浙西苗糧戶內起夫一萬五千名自備什

物每名工役一年免糧一十五石其軍站除贍役地
外依上科著僧道也里可溫答失蠻不分常住并權
豪官員不以是何投下不納官糧之家以地五頃著
夫一名從行都水監選委廉幹官員部夫督役其有
釐立事功廉能稱職者行都水監具迹舉明其著夫
人戶雜泛差役權行蠲免

名臣事略吳松江記

前海道千夫長任仁發以吳松江故道湮塞使震澤
之水失其就下性爲浙西居民害垂二十年慨然上
疏條其利病疏導之法中書省以聞特命平章徹里

公董其役公乃相其山川形勢之宜高深廣狹之度
工役之數錢穀之費畚甫之用飲食之需命民索綯
成屋厚橐糶以防其卑濕爲醫藥以防其疾疫時作
輟以防其倦怠上以誠感下下以誠應上民乃歡呼
四集樂於趨事赴工始於大德八年冬十一月望西
自上海縣界吳松舊江東抵嘉定石橋洪迤邐入海
長三十八里深一丈五尺闊二十五丈役夫爲數一
萬五千爲工一百六十五萬一千六百有奇至九年
二月晦畢工物無疵癘民無天闕而事竟集

至大初督治田圍

行省以去歲災傷田禾不收物價湧貴百姓艱食雖
曰天災流行亦因人力不至卽令春首農作將興各
處田圍合修陂塘岸塍溝渠曉諭農家依法修置遇
旱車水澆灌遇澇洩水通流會集行都水監李都水
講究得修浚之際田主出米佃戶出力係官圍田若
無總佃貧窮不能修浚者量其所須官爲借貸收成
日抵數還官事有成效勸農正官定擬陞賞聞奏失
誤者治罪其拋荒積水田土多因租額太重無人承
佃勸諭當鄉富上人戶自備工本修築成圍聽令本
戶佃種爲主拋荒官田止納原租初年免徵次年准

半而三甫全積荒則三年後第依民田輸稅諸人不
得爭奪俱照庸田司五等圍岸體式修築

泰定初開江

泰定元年江浙行省以平江松江通海河道壅塞軍
民官勢侵占水面爲田遞年水旱相仍官民虧失大
利委官同本處正官踏視講議到吳松舊江二道烏
泥涇大盈浦二河合挑緣癸巳歲禁止動內舊有河
身徑直入浦合趁此農隙將舊河直道從宜開挑以
導宿水否則來春雨水田苗必復被渰小民愈困深
係利害未報間司臬按部下議促之府復請而始報

可次年二月開浚凡旬有三浚計庸工萬一千九百有奇二三年間水勢流通厥患斯弭閘吏憊尸曠以權開陳乞千府從堰如初至元四年水復爲患華亭尹郭也先不花承議而又克鑿之六年知府楊伯野合復泐潘家濱閘內舊堰直河迄今農利爾澤焉

復立都水庸田司浚江河

至正元年中書以江浙行中書左丞相欽察台開府言浙西水利近年有司失於舉行隄防廢弛溝港湮塞水失故道民受重困今後莫若都水監官歲委一員分治仍令各處農事正官帶知圍田署銜責任有

歸及監察御史言宜復立都水庸田使司慎選諸曉水利恪守官箴之人披按圖志討論舊治於必合開挑之處將原額租稅除豁合用工本官爲支給使專其任責以成效於是奏立使司上請諸工部論報云上項河道江浙省已嘗講議修則官無虧糧民可足食難與其餘土木之工一體停罷由是中書奏命行省左丞朶兒只班知水利前都水少監任仁發董督常州湖州嘉興平江與本府不分是何人戶實有納苗田一頃五十畝差夫一名計名四萬有奇每名日支口糧三升中統鈔一兩賜仁發銀一錠襖子二領

始於是年冬十二月五日次年正月十五日訖功仍
令講究久遠不致淤塞良法

至順後水因閘患復開元堰直河

閘置乖宜旱淫交病府請于行省略曰太湖周迴八
百餘里吞吐百川之水連接澱山湖長泖俱由六閘
而出每閘止關二丈總計一十二丈欲洩浩蕩無窮
之水豈無滯乎兼以隨潮啟閉一日之間不過數時
去歲天雨連綿湖泖水漲緣諸港閉塞不能急洩致
將田苗一概渰沒城郭民居皆成巨浸今歲八月又
值淫雨復行盈溢推原其由蓋因石閘啟閉有時水

勢不能直達故也其烏泥涇開復於平江路設置命工部尙書禿魯行省平章政事只里兀萬南行臺與浙西廉訪司官各一員選知水利之人相其舊迹必合開挑各處農事正官結銜知渠堰事聽受使司節制各官旣轉嘉興首會郡堂以商論尙書許謀大興爭廡隆尙厥功平章見役鉅民疲特略之論遂不合而罷吳人陸行直者承平章風指上書言於有司曰辛巳太歲位在東南浙間丁其方位修營動土厯家忌之有司騰其言以次達于朝尙書知之怒繫行直而使請中書規駁論罪之以故報曰大元疆封浩大

無垠寰宇茫茫難擬方位由是肇工於是年之冬十月撩漉吳松江沙泥浚各閘舊河直道與漕渠張涇及風波南俞北俞鹽鐵官紹盤龍蒲匯六磊石浦等塘爲夫一十九萬八百人用糧四千七百石鈔三千一百定各有奇次年春二月訖功

周文英三吳水利

蘇湖常秀土田高下不等以十分爲率低田七分高田三分所謂天下之利莫大於水田水田之美無過於浙右五代末吳越錢王獨居東南專享此利宋范文正公嘗論于朝曰江南圍田每一圍方數十里中

有河渠外有門閘旱則開閘引江水之利澇則閉閘拒江水之害旱澇不及爲農美利嘗詢訪高年云曩時兩浙未納土時蘇州有營田軍四部共七八千人又有撩清夫專爲田事導河築隄以減水患于時歲熟錢五十文糴米一石自歸宋之後慢於農政不復修舉田圍河港太半墮壞今江浙米石不下一貫比之當時其貴十倍民不得不困國不得不虛矣前都水監於江面置閘節水終非經久良法且如見置閘三處本意潮來則拒入江之水潮退則放江水決潮殊不知江水之源築塞水勢細緩內水外水高低無

幾又開之相去不遠決放之水既淺且緩又烏能衝激潮沙而不積於江也施之常年初無損益設遇澇歲覲其傾洩江湖巨浸則見其不能此所謂徐行拯溺緩步救焚者也海者百川之所宗水有所歸則不泛溢善治水者必識其源流可也嘗經行太倉劉家港及吳松江之左右登高眺遠隨流尋源爲今之計莫若因水勢之所趨順其性而疏導之則易於成功劉家港南有一港名南石橋港近年天然深闊直通劉家港西南通橫塘以至夏駕浦入吳松江其中間有迂迴窄狹處若使疏浚深闊則太湖洩水一大路

也某今棄吳松江東南塗漲之地姑置勿論而專意於江之東北劉家港白茅浦等處追尋水脈開浚入海者蓋劉家港卽古婁江三江之一也水深港闊此三吳東北洩水之尾閘斯所謂順天之時隨地之宜也惟開浚之法付之有司例將有田之家差夫動擾猶爲未便乞從省府差委諳通水利官詣沿海各處相視合浚港浦其數計工擬議申聞或都水監分官前來或選省府能官於浙間富戶內勸率百十家斟酌遠近及功績巨細照依捨糧賑饑例優以官祿擬定品級令其開浚考其成功如工役輕省者量行優

敘如功績重大者優以一官激勸勉勵庶幾勞而無
怨擾不及衆假如凶年勸令富戶捐糧賑濟不過救
一歲一處之災尙優以官推此恩例成此美績則可
弭浙西數郡久遠之災甯不偉歟經治之後更須都
水監差官按行嚴督各州縣每歲修葺使其經久不
廢或委行省官專一提調庶幾敦督事嚴免致有司
樂歲則苟且玩視以爲常程設遇澇歲則束手無措
敗事傷農詩所謂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
戶者此也水利有成則樂歲相仍國富民安誠非小
補

浙西水利書卷二終

浙西水利書卷三

今書

夏忠靖公治水始末

永樂元年四月上以蘇松水患爲憂命戶部尙書夏公原吉特往疏治八月遣都察院僉都御史俞士吉齎水利集賜公使講究拯治之法公於是上奏臣奉職不稱重貽宵旰之憂夙夜警惕惟勤咨訪欽承聖諭愧感交集臣與共事官屬及諳曉水利者參考輿論得其梗槩蓋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太湖綿亘數百里受納杭湖宣歙諸州溪澗之水散注澱山等

湖以入三江頃爲浦港湮塞匯流漲溢傷害苗稼拯治之法要在浚滌吳松江諸浦導其壅滯以入于海按吳松江舊袤二百五十餘里廣一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大海前代屢浚屢塞不能經久自吳江長橋至夏駕浦約百二十餘里雖云通流多有淺狹之處自夏駕浦抵上海縣南澹浦口可百三十餘里潮沙障塞已成平陸欲卽開浚工費浩大且灑沙淤泥浮泛動盪難以施工臣等相視得嘉定之劉家港卽古婁江徑通大海常熟之白茅港徑入大江皆係大川水流迅急宜浚吳松南北兩岸安亭等浦引太湖

諸水入劉家白茅二港使直注江海又松江大黃浦
乃通吳松要道今下流壅遏難疏旁有范家浜至南
鵝浦口可徑達海宜浚令深闊上接大黃浦以達湖
泖之水此卽禹貢三江入海之迹每歲水涸之時修
築圍岸以禦暴流如此則事功可成於民爲便上從
其言命集民丁開浚公每身先勞之布衣徒步晝夜
經營不遑寢食目爲之赤或勸公少休公曰吾自安
之雖盛暑不張蓋或持蓋至公曰衆暴體赤日吾忍
獨求涼乎時役兵民數萬曲盡撫恤之道疏壅滯修
隄防浚溝洫水患乃息旣而有欲干澤于上者奏以

水退淤肥宜召民佃種以益國用文移抵公所公歎曰民疲極矣救死且不暇况復役乎卽馳奏曰車戽則徒勞民力耕種則已失時何益于國上悟事遂寢

魏文靖公重修捍海塘記

浙江按察使陳公璇述其同寅僉憲陳公永重修捍海塘之槩以書來屬予記之蓋大海去海鹽城東一里許而洪濤巨浪晝夜春撞古有塘岸專以捍禦潮汐其保障軍民之功不止海鹽一邑而浙西諸郡皆賴之其利豈淺淺哉永樂初塘壞有司以聞上遣通政使趙公居任董蘇松嘉湖數郡軍民修築僅完宣

德中巡撫侍郎周公忱復俾民于塘裏增土五丈仍
令嘉興府差夫七百人分防守候遇坍卽修歲以爲
常正統九年秋風潮大作塘復衝決水溢四境傷民
禾稼及郡縣倉糧知府黃懋復請于朝下布按二司
相勘於塘裏重築新塘用銀且四十萬因令所屬有
罪人納贖以充費景泰五年夏四月僉憲公實領其
事乃因塘故址外砌大石內實瓦礫勞來工役曲盡
恩意於是人爭效力費省而功倍塘之廣十有二丈
高一丈八尺真足以障怒濤而捍居民然予惟賢智
之士爲民興利除害不患其難成患其易壞蓋繼之

者無其人則已成之功未有不墮廢者也此憲使公汲汲欲紀僉憲公之績之本意後之爲藩臬爲郡縣者嗣其功而時葺之則海隅蒼生豈復墊溺之憂乎是爲記

錢文通公浚松江蒲匯塘記

書云三江旣入震澤底定然水至吾松則又分二道而入海蓋西北窪下則自太湖入澱山湖經吳松江以入海東北高仰則受杭禾之水達黃浦以入海高下旣殊旱淫交病然旱惟東北受病其患小水則西北列郡無所歸洩其患大吳松江自勝國末湮塞迨

今逾百年興言修浚非無其人然或沮於浮議或怵於鉅費因循歲月卒莫能舉稍遇淫雨卽成一壑國賦虧而民艱食矣天順二年都憲崔公奉勅巡撫東南首詢水患以松爲尤甚乃舉府判洪侯景德暨二縣尹楊昕李紋治之侯等相視以爲江之故道雖浚必合莫若從新地鑿之力易爲而功不壞起自大盈浦東至吳松江巡司計二萬二千丈又自新涇西南至蒲匯塘入江計四千丈闊皆一十四丈深皆二丈而低鄉之潦可洩東北則自曹家河平地鑿及新場計三萬餘丈深闊皆與江同又自華涇塘六磊塘嬰

竇湖烏泥涇入浦而高鄉之旱亦免大小聯絡無不通貫噫亦勤矣哉用工總三萬五千餘沿江耆耄相與鼓舞而言曰茲江之涇爲吾民病久矣曩時字人者雖廉得利害而訖無成功甯知物有通否必待其人耶是舉也程工而授計口而食民雖勞而不怨則圖本垂永之計孰愈於此哉溥松人也且職史事故請書之

何布政宜水利策畧

竊惟水利乃民事之最大者有志於養民者必先究心於此也夫天地以生物爲心天之意甯不欲雨暘

時若以成百穀以養萬民然而氣運不齊不能無水旱之災是以人猶有所憾也食天祿而亮天工者誠能於水利而盡心焉使旱澇有備百穀用成則人自無憾於天地矣斯非易所謂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中庸所謂贊天地之化育者哉蓋水利興修則不必散府庫之財而民自受莫大之惠不惟當時之民受惠而後世之民亦無不受其惠也若水利非民事之大則孔子之於神禹何獨以盡力溝洫而贊之乎吾每巡行兩浙聞有知水利者未嘗不從容延訪蓋已得其大槩但其中有宜於此而不宜於彼宜

於彼而不宜於此者又在乎斟酌而行之也一修築圍岸苦於無土若圍外河水淺狹卽將外河車乾取土若外河深闊則將圍內溝洫車乾取土是皆一舉兩得之術也一凡圍內有徑脗者遇澇易於車戽是以常年以常年有收其無徑脗者遇澇難於車戽是以常年無收宜諭令田戶凡大圍有田三四百畝者須築徑脗一條五六百畝者須築徑脗二條七八百畝以上者皆如數增築可也一圍岸四畔或土脈虛浮外水滲入晝雖車乾夜復漲溢者宜於岸脗中心開掘一槽深及外河之底隨箭河泥填及一半俟其稍乾用

杵築令堅實又復簞泥築滿則水無自而入矣又有
圍岸因鰍鱓窟穴或樹根朽爛遂成漏洞者亦依前
法築之若田中有泉水爲害者可用磚灰圍砌泉口
如井欄樣則泉不能漫散矣又法將泉口掘作深坎
用大缸覆之却以泥土圍築缸上而泉亦不能出矣
一高田去河遼遠無水可車者須於田內計畝開塘
如田一畝開塘一分有田二畝開塘二分其三畝四
畝以上各宜依數開之庶可防旱或有愚民吝惜不
肯將田開塘者可以善言論之曰爾有田二畝若將
二分開塘則彼一畝八分更不憂旱年年有收是所

費者小而所利者大若惜此二分之田不以開塘則
彼二畝旱卽無收是所惜者小而所害者大古人甯
捐膏腴之產而廣溝洫之制者爲此故也以此善言
論之彼豈不樂從乎一開浚溝渠修築圍岸所以爲
民也或有頑民情農飾爲巧詞告稱頻年水旱田禾
無收米價方貴民食缺乏民困未蘇不能用工乞待
年穀頗登米價頗賤民食頗足民困頗蘇之時爲之
者可以善言論之曰正爲頻年水旱是以開浚修築
以防旱澇使田禾由此而得收米價由此而得賤民
食由此而得足民困由此而得蘇况古人有言不一

勞者不久逸不暫費者不永甯今若又不興修水利則田禾何由而收米價何由而賤民食何由而足民困何由而蘇譬如有一貧民無他產業止是以人傭工求取錢米度日偶然一日不能傭工不會求得錢米已是饑餓一日若明日忍饑急去傭工則明日便有錢米便可得食若因今日饑餓不去勉強傭工則明日又是忍饑終無錢米可用饑過數日必死以此善言諭之彼豈不樂從乎

葉給事廷縉請賑饑治水奏

臣竊惟直隸之蘇松常浙江之杭嘉湖約其土地雖

無一省之多計其賦稅實當天下之半况他郡所輸
猶多雜賦六郡所出純爲粳稻郊廟之粢盛在此內
府之珍膳在此百僚之俸給六軍之糧餉亦在此至
於京師士庶以億萬計亦皆待飽于給餉之餘是六
郡之賦稅誠國家之基本生民之命脈不可一日而
不經理也若水道不通爲六郡農田之害所係亦重
矣司國計而任民牧者豈可不加之意乎蓋天目諸
山之水潴爲太湖而六郡環乎其外太湖之水又由
江河以入於海聞昔人於溧陽則爲堰壩以遏其衝
於常州則穿港瀆以分其勢於蘇松則開江河以導

其流惟是入海之處潮汐往來易於湮塞故前代或置開江之卒或設撩淺之夫以時浚治僅免水患歷歲既久其法廢弛遂致諸湖巨浸壅遏於中江河故道淤漲於外土民利其膏腴或堰而爲田或築而爲圃上源之來者不衰而下流之去者日滯是以川澤浸淫經冬不涸圍田沮洳終歲不乾加以夏秋淫雨浹旬山水橫發渰沒田疇漂淪廬舍固其所也方弘治四年一澇如人初病猶之可也迨五年復澇如病再發已難支持幸而六年頗收稍得蘇息而今歲大水視昔尤甚六郡人民困苦流離不可勝言如病發

於羸憊之餘若不多方救藥則災害何自而弭財賦何自而出民何以爲民國何以爲國乎卽今撫按等官相繼論奏伏望聖明以天地爲心以民命爲急思糧儲爲國家之大用水患爲東南之大害於廷臣之中選差有才力通曉水利者一二員授以節鉞重其委任卽日前去會同撫按官講求民瘼設法賑恤軍需之可停者停之逋負之可蠲者蠲之俟民心稍定民困稍蘇然後指定地方分投相視詢訪故老尋求遺迹何地爲山水入湖之衝何港爲太湖入海之道自源徂流一一按究然後相與度其經費量其事期

大加浚治務使下流得以宣洩而上源不致泛溢可也然當此饑歉之際欲興大役若非任事者處之得其道則民力不堪不能不重困也臣生長其地目擊其患又叨居言職不敢隱默用是敷布心腹陳其利害如此至若水道之曲折工費之多寡事期之久近則不敢以遙度也伏惟陛下俯垂睿覽卽賜施行幸甚幸甚

錢修撰與謙上海縣捍患隄記

吳故多水患而近時尤數且甚命吏居民薦罹沓厄相顧錯愕罔測厥礙加之撫者資及按者期至俟陟

計滿莫懷永圖是以溝壑填枕而上不惜下亦知其無所於倚而甘心焉良可悼也惟我皇上宵旰兢惕畏災憫農暨一二同德胥戚之臣軫念及此而撫臣是擇爰得新昌何公世光以右副都御史來廣儲博貸戒防飭浚如恐不及於是吾民始有生意而爭來言利弊矣時則有若鄞進士董君啟之出尹上海承公之意進父老諏厥便得策獻之其言曰邑分東西鄉高下迥絕東抵海障類高亢患旱利于浚西跨五湖鍾震澤下流類卑窪患澇利于防故嘗有浚防之令矣役弗鈞而力偷規弗定而文觀患自若也茲浚

則擇其人嚴其戒而已而防爲艱請以民之義孚力
贍者督其役且令履畝計防程其工而分督之地闢
而防遠者多爲之畛以析之以拒漫延使食其地者
各效其力而無勞于官役于官者官食之而食之所
出處之以權於廩藏無損也又曰農罔穫冬愈隙矣
毋俟春溢弗及也且因而食之有助歛不給之義焉
何公聞而賢之詳授以區畫之方埤闕之計勸懲之
典而聽其行且令曰凡吏吳者式是規浙臬僉事雷
公元芳以其職與聞乎是亦偉而許之君於是奉令
惟謹躬率其僚馮丞以下相利庀材如其策築之應

期而成延袤凡百餘里凡其崇視凶歲漫迹加尺者
三蓋丈有二尺也凡其廣加崇尺者三而其綱三分
去一蓋防制也其側植楊插菱以護之凡其障而築
之也析竹織蘆而匝之以榦凡其材悉出於官凡奪
田益隄而妨于藝者官計其地而鈎其賦于其疆之
人而東之浚者不與焉旣而有以患聞者上乃命工
部侍郎徐公原一率厥屬主事祝君惟貞大舉浚防
而何公以下至於董者皆與之君子謂是役也先國
之謀而上合焉預民之患而下樂焉創于一邑而四
國則焉成于羣議而若出一人焉惟患之捍而饑則

賑焉不可泯也。乃碑于其地曰：撫都御史何公以上海董君隄于是，是爲弘治甲寅十二月朔日也。

徐尙書治水奏

臣等切惟東南地勢低下，水患自古有之。永樂初元，水復漲溢。太宗文皇帝命戶部尙書夏原吉大加疏治，方得止息。逮今九十餘年，各處港浦仍復湮塞，爲患滋甚。仰惟皇上軫念地方，命臣等會同修浚。蓋將拯墊溺之民於衽席之上，化魚鱉之區爲稻粱之域。臣等敢不罄竭駑鈍，以圖仰副聖意。用是夙夜不遑，甯處相度，施工竊見嘉湖常鎮水之上流，蘇松水之

下流上流不浚無以開其源下流不浚無以導其歸
於是督同委官人等將蘇州府吳江長橋一帶菱蘆
之地疏浚深闊導引太湖之水散入澱山陽城昆承
等湖又開吳松江并大石趙屯等浦洩澱山湖水由
吳松江以達于海開白茅港并白魚洪鮎魚口等處
洩昆承湖水以注于江又開七浦鹽鐵等塘洩陽城
湖水以達于海下流疏通不復壅塞開湖州之漚涇
洩天目諸山之水自西南入于太湖開常州之百瀆
洩荆溪之水自西北入于太湖又開各斗門以洩運
河之水由江陰以入江上流疏通不復湮滯自弘治

七年十一月十七日興工至八年二月十五日工畢
幸而一向天氣晴和人無疫癘凡百衆庶爭先效勞
卽今水患消弭人無墊溺之憂田有豐稔之望列郡
士民莫不慶抃是非臣等之能皆皇上盛德大福廣
被東南之所致也今將修浚過港瀆畫圖貼說謹具
奏聞

楊主事君謙治水紀績碑文

上臨御之七年爲弘治甲寅乃眷南顧以茲吳浙之
間數被水患黎民阻饑思大拯救之爰采廷議特命
工部左侍郎徐公會同巡撫都御史何公經畧其事

浚築惟便而以其屬員外郎祝君惟貞從行贊畫公
深惟大江之南自鎮徂杭膏腴千里而震澤瀦聚其
間西納東吐本利非害自壅遏不導故胷腹受病肆
爲災沴然水有上下治亦宜鈞乃率司府僚吏周巡
列郡討源求委盡得其利害曲折公乃與巡撫公度
地計工當用人二十萬乃足事因創差夫之法一甲
三人而以其餘爲資給又別給米人一石先食後役
措畫孔艱凡在守令無不相率視效罔敢逸怠以是
年十一月經始嚴神亭肅官箴而後卽工惟蘇之松
陵爲震澤喉襟而吳松七浦白茅則奔海之大道利

博而治最急者也乃令張通判旻先以萬六千人之
長橋疏其竇八十有五又於其外薙荻去澗凡千畝
決爲通波隨流北折而東又以萬五千人開七浦四
十里及鹽鐵尤涇各十餘里又以八萬人開白茅六
十里其上曰鮎魚口者湖流之出是凡四渠爲新開
河爲龍潭洪爲白魚洪爲落星港盡皆疏之悉徹海
焉自昔以吳松濫沙浮盪不可治公按而視之曰此
正三江要道水下最捷何可已也其地隸松乃以郝
通判希賢率人四萬五千開其下流凡七十里以復
江之舊常州之境惟是宜興百瀆及江陰入江諸港

歲久湮塞乃以姚通判文灝開瀆五十放之太湖又
開港三導運河入江用人亦五萬而吾蘇守史侯公
鑿獨以勤勩爲諸郡先而松守陳遜之常守華廷佐
咸殫心力以相其事公又以諸漚不通則苕霅之水
不得入于太湖通而不爲之隄則水乘風返溢爲其
傍災其地浙也則以周大參公瑞發人二萬開漚七
十有二作石隄七十里以利湖州又浚西湖利杭又
作石隄三十里利嘉興蓋上源下流鈞修並治水以
大通而員外郎祇敬公命日無甯居與雷僉憲元芳
往來提調兼督防田之事責成尤篤浚治之外岸益

高厚大凡是役以丞簿稽工以義民部夫所至頓次
舍置井竈時止作薪芻並給醫藥有備民用是不困
而皇上聖德格天一霽經時人以和通無沽塗櫛冒
之苦役不百日而成六郡人士莫不胥慶以爲上恩
洪大思粒食茲土遂以公來建是不績惠延無窮歷
觀前代致力於斯者非不甚衆然言浮於實或以近
效自畫迄無遠謨惟國朝永樂中一治垂利蓋八十
載然考之郡記其時授地調役亦未有若今日之大
者則稔歲之臻有不加於前乎哉惟公忠貞博大御
之以整暇是以動用大衆終始晏然所謂社稷大臣

臨事決議愈大而愈靖者公其有焉工之畢當作之
明年二月雖成未驗既而大雨兼旬水驟長驟縮流
若箭駛雨與昔同而利病懸異然後人之信且喜滋
甚卓哉巍乎垂宇宙誇古今斯實一代之偉烈不可
尙已

舉人秦慶請設淘河夫奏

臣惟國家財賦多出於東南而東南財賦盡出於水
利方今時務莫要於此不可以爲緩而忽之也近年
以來列郡數被水災民不聊生推原其故皆由於太
湖之溢而太湖之所以溢則由於三江衆浦之失其

道耳弘治七年巡撫都御史何鑑具以上聞既而給事中葉紳巡按御史劉廷瓚相繼論列伏蒙皇上軫念地方特命工部侍郎徐貫來總水事凡通湖達海隘口支川無不疏治自七年冬至八年春不數月而成功一時水患十去八九列郡人民仰荷皇上再造之恩如天地之難名也然臣以爲疏導之利雖已弘於一時而經制之宜猶未及於永久惟昔之善治水者每於平成之後必立宣防之法如近代撩淺開江等卒亦皆制置有定浚治有常是以當時利興而害去國富而民安臣以爲今當畧倣前制思患預防乞

水南水利書卷三
三
勅該部轉行巡撫及水利官督率府縣治農官徧詣
三江各浦地方相視要害講求便宜用其土著之民
專習搜淘之事免其別差著爲定令仍須往來勸督
驗其工程以行賞罰務使水道不復壅遏而旱澇不
能爲災可也經久之宜莫善於此伏望皇上矜其愚
而垂仁采納焉臣不勝激切願望之至

松學生金藻三江水學

禹貢曰三江旣入震澤底定又曰九川滌源九澤旣
陂今東江已塞而松江復微是川源無滌也太湖泛
濫隄防不修是澤無陂障也惟其無陂所以靡定惟

其無滌所以靡入東風則西決西風則東潰一雨連
旬數月如海此頻年水患所以不可救治者良由備
之不預慮之不周託之不重而任之不久也孔子稱
禹盡力乎溝洫孟子稱禹以四海爲壑愚以爲禹貢
之法孔孟之言萬世所當順守而不可忽者也治水
君子順此而行之則有無窮之利忽此而不行則有
無窮之害順之之道有六曰探本源也順形勢也正
綱領也循次序也鈎財力也勤省視也所以行之之
要在任得其人而已矣任得人而六事不舉者未之
有也六事舉矣水不爲利而爲害者亦未之有也所

謂任得人者治水救民莫大之事况國家財賦多出
東南伏聞堯舜治水必委之於神禹而輔之以伯益
故能地平天成萬世永賴洪惟我太祖高皇帝設立
府縣司牧區圖糧里所以重農事也太宗文皇帝專
任戶部尙書夏公總督江南水利數十年來民蒙其
澤但當時任之不久而繼之無人所以其功不全其
利不遠今之治水總之以僉憲而已凡百舉動不得
自爲事功難成愚以爲若欲水患消除必遵祖宗之
法專任大臣而輔之以所屬責成守令而催辦於糧
里不宜泛遣他官而墮失厚利添設耆塘而擾害良

民也是故有敬德有實學有高識有遠慮有仁慈有
剛果不恃一己之聰明而採納天下之公論不恤一
己之勞逸而體悉萬夫之凍餒斯可以膺大任而成
大功也所謂勤省視者伏聞神禹治水十三年居外
三過其門而不入後世君子乃欲不出郊原而求其
刑賞當水利修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是故有
廉能不省視與無廉能同省視不賞罰與不省視同
賞罰不繼續與不賞罰同省視之時與民約信某日
到某鄉某月到某縣三月一周一年三徧非大寒暑
不休息非大風雨不更期大約省視一年二年圍岸

可成三年四年溝洫可深五年六年蒲瀆可通七年
八年三江可入至於九年闢竇可完石隄可備一圖
水利省視在里長一區水利省視在糧長治農縣丞
則省視一縣治農通判則省視一府而守令則兼之
也提七郡之綱而以水功分數爲殿最者大臣也參
贊乎上綱紀乎下者大臣之佐也若夫相與調劑以
成其事者巡撫也相與糾舉以正其法者巡按也如
此而水利不興菽粟不如水火者吾未之信也顧君
子省視何如耳所謂鈞財力者財不鈞則無食無食
則多怨力不鈞則無功無功則徒費愚謂圍岸溝洫

田戶存者不須起倩隨其田旁而責其戶以自修之一尺一步皆有歸著今之修圍者不令自爲須要起情強者不服役弱者不得休其弊甚多不可附說往年開河每里起夫二三十名傷於太多在家人戶又無所助雖或有之亦是弱者官府給糧不過數斗倉廩有限其能再乎愚謂總是民財何須勞擾爲今之計莫若每甲朋出長夫一名三時治水一冬休養其餘九戶分爲九等每月一戶貼錢三百六十文十夫一舟往來宿食百夫十舟千夫百舟自正月發運已畢水工方興至十月開倉納糧水工又止千夫修一

處萬夫修十處各自立功以憑賞罰惟是石隄閘竇或憂浩費欲乞朝廷暫將七郡魚課船課竹木雜課量停起解留充水用待至功成之後悉依原議庶幾不以積習害機宜不以近利墮永制而萬年之功成矣所謂循次序者事有緩急功有難易知所先後水利修矣昔人以開江置閘圍岸爲東南第一義又以河道田圍二事可兼修而不可偏廢此皆確論但惜其失先後之序故後人祖之者率多以開江爲急而圍岸溝洫漫不之省是以用力多而成功少積習久而曲論生愚以爲江固當開閘固當置圍岸溝洫則

在開江置閘之先而圍岸又當先於溝洫也修圍之法水漲則專增其裏土不狼籍水涸則兼築其外岸方堅固圍大者其中須畫界岸但今低鄉圍岸蕩無根基須得椿笆方可修築若乃震澤諸湖須用石隄如高郵三湖可也高郵三湖資其行舟以運糧震澤諸湖資其灌田以出糧皆宜專任大臣經理其事而不惜所費况江南運河亦資震澤諸湖之利豈可獨留心於彼而不加意於此乎開溝無他法惟在深廣而已開河之法疾流搔乘緩流撈剪污泥盤弔平陸開挑開江之法與開河同但各處包帶積荒田土與

夫沙塗水蕩却用長夫開以溝洫畫以疆界墾闢成
田召人耕種抵足原租餘充闡費待至開江之時遇
有所損之處卽以此償之如此則上不煩官下不損
民中不害事而橫議息矣老農云種田先做岸種地
先做溝此二句切中今時之病蓋高鄉不收無溝故
也低鄉不收無岸故也至若池塘又高鄉急務大約
有田一頃開塘十畝可以蓄水而防旱矣所謂探本
源者天下之事有利有害莫不皆有本源也利於民
者則當厚其本深其源害於民者則當拔其本塞其
源况水之利害財貨之盈縮生民之休戚國家之安

危係焉尤當深探其本而窮究其源者也竊見弘治
五年江南久雨湖泖相連風濤洶湧民居漂蕩迨及
六年乖氣流行疫癘大作至於七年宿水連春夏雨
過時菜麥禾苗極目沉淪饑民逃竄絕野蕭條凡此
災害雖曰氣運之常亦人事不修之故今欲救其已
然之災不若因之以救未然之災除一二年之害不
若因之以除千百年之害救已然一二年之災倉廩
府庫是也救未然千百年之災江湖田野是也江湖
浚治然後田野開闢田野開闢然後百穀豐登倉廩
盈溢盜賊可息獄訟可簡教化可興禮樂可作尙何

災害之足憂哉荀卿曰田野者財之本也倉廩者財之末也事業者貨之源也府庫者貨之流也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程子曰五事內也謹而明之六府外也時而治之朱子曰順五行修五事生財之本也治水君子明而至於肅又哲謀聖則修矣治而至於時雨時暘時燠時寒時風則順矣五事修矣五行順矣於是相克而生百穀生穀而成六府六府而資三事而成九功九功叙九叙歌此禮樂所由興也是故修隄防以救澇土克水也修江湖以救旱水克火也修爐冶以爲耜火克金也修斧斤以爲耒金克木

也修耘耨以生穀木克土也夫五行之序不同而所
同者水爲先也是天下萬物無有先於水者也先於
水者兩儀也兩儀之所先太極也譬則太極祖也兩
儀父母也五行五子也水長子也欲幹父母之蠱固
在乎子而長子尤其所重也夫五行以水爲先猶五
事以貌爲先治水君子恭敬以修其貌咨訪以修其
言巡省以修其視採擇以修其聽備慮以修其思以
合五行以敘九功以慰萬民之所望以副聖天子之
所託庶幾端本澄源而君子所當留心者歟

三江水學或問上

或問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此禹貢揚州治水之法子
既揭之以爲一篇之綱領者當矣而又引九川滌源
九澤既陂何也曰三江流水也滌源流水之所以入
也震澤止水也既陂止水之所以定也使禹貢無此
二句總結于後將謂三江既入震澤自然底定矣自
漢以來治經者多忽此惟蔡氏得紫陽夫子之傳故
其言曰九州之川浚滌泉源而無壅遏九州之澤已
有陂障而無決潰治水君子篤信而深思之則諸澤
陂障自有不可得而已者曰三時治水一冬休養與
論語使民以時孟子不違農時不同何也曰斷不可

泥至冬乃役之說以陷民於死亡也蓋至冬乃役如
上入執宮功之類非若水利乃野外工役不可以冬
月爲之也詩云蟋蟀在堂役車其休又曰塞向墜戶
入此室處又曰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書於仲春
曰平秩東作於仲冬曰厥民隩蓋三時勤苦一時休
養今古之通誼也曰近日開河亦是冬月如何亦成
曰幸得一冬晴暖所以不見甚傷然終不可爲法蓋
嘉定人夫亦多死者曰開河必動大衆如何保得不
死曰程子開河他人管者多死程子管者不死一人
只是處置得宜耳曰役夫衆多如之何可以全其生

也曰冬月不役是求生之一路也老弱不用是求生
之一路也衣食溫飽是求生之一路也痛革暴虐是
求生之一路也有疾卽與之藥而發回是求生之一
路也船舍近便足蔽風雨是求生之一路也如此求
生而猶不免於死是誠當死者也然亦不可不爲之
祭埋而厚恤其家也曰常年治水不亦勞乎曰春秋
常事不書凡用民力無不書者所以重民力也合義
不合義必書得時不得時必書惟修泮宮不書立闕
宮不書修阡陌不書浚溝洫不書二百四十二年無
一筆豈皆不用民力於疆畝哉誠以四事如飲食然

不可一日而闕者也聖人之教萬世至矣曰春秋有浚洙之文何也曰洙魯北水名莊公畏齊來伐故浚以防之非爲農民興水利也

三江水學或問下

明日客復來曰九川滌源九澤旣陂言九州之川澤也子之引之却是專言揚州可乎野人曰旣言九州則揚州在其中矣客曰不用耆塘可也又用糧里可乎野人曰糧里舊所置也耆塘今所增也不足而增可也旣足而增可乎所謂十羊九牧者也客曰上得其人則雖用耆塘亦不害野人曰與其上得人而下

不得人孰與其上下皆得人乎客曰府縣下鄉省視
得無擾民如柳子之論乎野人曰先之勞之聖人之
言也勸課農桑守令之責也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公
侯之事也循行國邑周視原野司空之職也何有聽
民自爲而坐食者乎柳子之論爲擾民者發之過也
客曰隨其田旁自修溝岸不若計其田畝鈎其工程
爲善蓋田有長倚涇者有橫出涇者有不出涇者用
子之法則長倚涇者用工太多橫出涇者用工太少
不出涇者無工可爲豈得爲鈎乎野人曰舊時鄙見
亦如此然鈎則鈎矣終是甲治乙田丁修丙岸非惟

不肯盡心抑且無憑賞罰思之十年始遇有識乃上
海陸宗愷却與華亭曹憲副定菴之意正同蓋不出
涇之田澇則不得洩旱則不得溉糞則難於入歛則
難於出凡有此田者多是貧難下戶當優恤者也若
其橫出涇者與長倚涇者旱則易於溉澇則易於洩
糞則便於入歛則便於出有此田者多是殷實有力
者也故定爲此法允愜輿情使貧乏者既得以安生
而有力者又無計以偷閑堅固流滌者既得以蒙賞
而淤淺疎脆者又無計以逃罪愚所謂一尺一步皆
有歸著一賞一罰皆得其當者誠非臆度之言也客

曰低鄉無土如何修岸野人曰此則須用載土撈泥
且如商賈從長沙販米經年累月涉歷風濤只是欲
得米故不辭艱苦今在平河載土近處撈泥得一船
卽是一船之米得萬船卽是萬船之米但寄之於田
歲歲取之無窮也人患不載不撈耳客曰天下本無
事庸人自擾之野人曰四年滄沒萬姓漂流尙謂之
無事乎且愚見不過遵祖宗之法守聖賢之規修隄
防浚溝洫滌川源而已何擾之有客曰探本源只當
云探水之本源如何說得到五事上野人曰三江之
水原自太湖太湖之水原自諸山諸山之水原自天

兩天雨原自地氣地氣原自人心人心善則五事修
五事修則五行順五行順則五氣和五氣和則五休
徵應反此則五咎徵應矣故曰天未始不爲人人未
始不爲天也

凡百典章具有成說無有蒐輯成書加以議論而
定者水利之書一出非惟見姚君有益於上下且
其用世之才亦於是而可知矣使天下皆若人焉
則夫許國之誠忠君之心恤民之意端可想見世
之君子與我同志則未必以我言爲迂而棄之也
姚君以農爲世家而均惠焉其意尤可尚也謾記
之左方時弘治戊午夏六月二十三日葉農謹誌

浙西水利書卷三終

近世談新法者多主務農務之不得其道非樊
須之小卽許行之僻暖妹自悅國何利焉誠能
致力溝洫使間閭無水旱之虞東南數十郡膏
腴之地耕三可以餘九尙何貧之足憂姚氏此
書大旨已具自撰凡例惜傳本甚稀各叢刻皆
未之及爰用宏治本重鋟於木俾後世牧民者
見之知農政首重水利而治水工費浩大必藉
官力成之由一方推及天下民其庶有鳩乎辛
酉五月新昌胡思敬跋